

目錄

五十六	五十五	五十四	五十三	五十二	五十一	五十	四十九	四十八	四十七	四十六	四十五
199	194	191	188	178	177	175	172	168	167	166	166

六十八	六十七	六十六	六十五	六十四	六十三	六十二	六十一	六十	五十九	五十八	五十七
266	262	254	252	249	245	242	239	236	220	219	208

八十	七十九	七十八	七十七	七十六	七十五	七十四	七十三	七十二	七十一	七十	六十九
367	364	353	316	302	300	298	297	285	278	271	266

八十九	八十八	八十七	八十六	八十五	八十四	八十三	八十二	八十一
441	438	437	432	418	418	402	399	377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26	20	18	16	10	9	8	7	6	5	5

二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56	56	52	49	48	47	47	46	39	34	26

三十三	三十二	三十一	三十	二十九	二十八	二十七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三
95	94	94	92	89	85	83	81	79	71	61

四十四	四十三	四十二	四十一	四十	三十九	三十八	三十七	三十六	三十五	三十四
158	156	143	139	134	133	123	117	114	108	104

一

我叫小菊，因為我是秋天出世的。我十歲的時候，父親在天香茶館賭牌九，輸去一筆錢，付不出，將我賣給周甲聖周老爺家當丫頭。

二

凡是在寧海縣住過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周甲聖周老爺的。整個寧海縣只有一幢二層樓的樓房，那就是周老爺的家。據傭人嚟土地告訴我：

「周老爺是寧海縣的首富，連縣長老爺都有點怕他。」

「這是甚麼道理？」我問。

嚟土地扁扁嘴，臉上立刻出現了倨傲的表情：「周老爺曾經在廣東軍官學校讀過書，北伐的時候，管過大炮。」

「管過大炮就可以不怕縣長了嗎？」我問。

噓土地眉頭一皺，歎口氣，說：「這裏邊的道理可大哩，你年紀太小，等你多吃五年飯，再解釋給你聽。」

三

現在，五年已過去，我剛好十五歲，噓土地仍沒有將這個道理講給我聽。噓土地只說：「縣長已經換了人，但是仍舊要看周老爺的眼色。」

甚麼道理？

噓土地不說，我也明白：因為周老爺曾經管過大炮。

其實，寧海縣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知道周老爺曾經在外邊管過大炮的，所以沒有一個不怕他。

我也怕他。

只要聽到他的咳嗽聲，我就心驚肉跳。

他是一個不肯露笑容的人。脾氣相當暴躁，稍不如意，就會兩眼一瞪，用官

話罵人。我從來沒有聽過別人講官話，所以周老爺罵人時，我根本不知道他在罵些甚麼。

我十五歲那年，周老爺蓄了兩撇鬚髭，據噓土地告訴我：「這兩撇鬚鬚也有名堂，叫做威廉鬚。」我問他：「威廉是甚麼東西？」他說：「威廉是德國皇帝。」我不知道德國在甚麼地方。

噓土地說：德國兵操練的方法最好，所以新法的中國兵都要學他們。

我若有所悟。我問：「留威廉鬚，就是冒充德國兵，是不是？」

噓土地笑笑，說：「這意思也差不多了。」

四

蓄了威廉鬚的周老爺，臉相更加兇惡了。當他發脾氣的時候，眼睛瞪大似銅鈴，兩撇鬚鬚抖呀抖的，看起來，比象山寺裏的金剛菩薩還可怕。

但是，周老爺也怕別人。

他怕周太太。

五

周太太是個瘦長似竹竿的女人，眼睛很大，下巴很尖，頭髮蓬蓬鬆鬆，除非有甚麼喜慶，總不肯搽刨花水。她的身體看來並不強健，常常咳，常常將膏藥貼在額角上，吃飯時，常常吃一兩口就放下碗筷。

一個人不吃飯，要餓死的，但是周太太每天吃那麼少的飯，為甚麼不死？

嚟土地說：「她白飯吃得少，黑飯可吃得飽囉！」

我不明白黑飯是甚麼東西，後來才知道是鴉片。

周太太日夜都躺在煙榻上抽鴉片，連說話的聲音也細得像蚊子叫。偶爾下榻，走幾步路，也一定要人攙扶。照說，身材魁梧的周老爺是不應該怕她的，然而他見到她時，卻像老鼠見到貓。

我又走去問嚟土地。他說：

「周太太有一套本領。」

「甚麼本領？」

「一哭二餓三上吊。」

「周老爺怕她上吊？」

「嗯。」

「為甚麼？」

「因為周老爺不能讓兩位少爺仇恨自己。」

六

兩位少爺都長得很高大。

大少爺名叫國棟，二十三歲，在舟山的省立水產學校讀過書，沒有畢業，就負氣走回老家，說甚麼也不肯翻書本了。

二少爺名叫國樑，二十歲，初中畢業後，獨自跑到上海去讀美專。

單從這一點來看，就可以知道兩位少爺的性格是如何的不同了：一個剛強，一個柔弱。做哥哥的人多愁善感，做弟弟的人反而粗獷有膽。據嚙土地的分析，說他們兩兄弟的性格，一個像娘，一個像爺。為了這個緣故，周老爺比較偏愛二少爺，而周太太則比較疼愛大少爺。

國棟輟學回到家鄉，閒着無聊，就在自己店裏做事，每天一早走出家門，說是料理店務，實際上，卻把大部分的時間消磨在天香茶館。

七

寧海縣只有一條正街，從東門一直通到西門，相當長，可是非常狹，狹的程度，令人吃驚。如果有一輛板車經過時，行人就要避進店面去了。周老爺的洋貨店開在東門附近，與天香茶館只隔十幾間店面。事實上，這兩片店不但在縣城裏人盡皆知，即是四鄉的農民也沒有不知道周聖記洋貨店與天香茶館的。逢到過年過節，農民們穿着花花綠綠的衣服進城，想買東西，必去周聖記；想喝茶，必上天香茶

館。周聖記的洋貨都是直接從上海定來的，價錢稍為貴一些，但是式樣多、貨品好，大家都樂於多花幾個錢。說起來，周老爺原不是一個做生意的人，北伐成功後，因為打仗時大腿中了顆槍彈，雖經醫生開刀取出，但是膽量已嚇破，悄然帶了大批金銀回到家鄉，蓋一幢樓房，開一片洋貨店，專販洋貨，以免坐吃山空。周老爺開店的初意，只想借此在商會裏弄個銜頭，成為當地的鄉紳，開口說話，不會失去斤兩。不料，洋貨店開設後，因為販的是日本貨，本輕利重，竟增加了不少財富。有了錢，就有勢。有了勢，就可以獲得別人的尊敬。這些年來，縣長常換，而周老爺卻一直住在這裏。由於財勢的有增無減，就變成不出面的統治者。凡是新上任的縣長，必先拜會周老爺，以資聯絡。公家有甚麼問題不能解決時，總希望聽聽周老爺的意見。周老爺可以隨便抓人，也可以隨便將人送進警察局去吃官司。此外，周老爺在縣長慫恿之下，獨資辦了個治安團，人數不多，只有五六十人，個個都是茁壯的漢子，還有將近四十支的捷克來福槍。這些來福槍在當時是非常吃香的，連警察們也沒有這種裝備，所以，治安團團員無論在縣城或四鄉都變成了特殊人物。周老爺自任團長，實際上卻是全縣的土皇帝，在治安團保護之下，甚至連警

察局長的臉色也不屑一看。唯其如此，常在天香茶館走動的周國棟周大少爺就變成全縣民眾拍馬的對象了。每一次，當周國棟走入茶館，大家就會用阿諛的笑臉迎接他。周國棟之所以經常到天香茶館，也許這是主要原因；可是，天香茶館的好處多着呐，除了生煎饅頭和熱鬧的氣氛外，最使周大少爺高興的，還是那班唱紹興戲的女人。寧海城沒有戲館，也沒有別的娛樂場所，大家閒着無聊，就坐下來打麻將或賭牌九。過去，天香茶館除了幾張賭枱外，還經常雇一個說書人講述《三國》、《水滸》之類的故事；後來，說書人到「玉環」去了，茶館老闆動動腦筋，竟請了一個紹興戲班來。

這個紹興戲班，連拉琴打鼓的在內，一共只有七個人。拉琴與打鼓是男性，其餘五個都是女人，也是戲子。我十五歲的時候，紹興戲的小生、老生甚至丑角，全由女人飾演，從未聽見過男人唱「我為你……」甚麼甚麼的。

當戲班子在天香茶館上演的第三天晚上，周太太忽然一股勁兒抽足了雲土，翻身下床，打開紅木梳妝盒，開始敷脂抹粉了。抹完粉，命我打開樟木箱，取出一件皮領毛短葛衫，大紅色，圓角，寬袖，琵琶襟，盤香紐，穿在身上，彷彿廟堂裏

的菩薩剛剛上了金似的。然後，又揀了一條湖色裙子，站在橢圓形的長鏡前，橫比豎襯，總覺得顏色不太調和，但也鮮艷有餘，比起黑色的，當然好看得多。

將自己當藝術品一般地欣賞了一會後，忽然轉過身來，用微啞的嗓音對我說：

「小菊，你也去換一件乾淨的棉襖。」

「我？」

「是的，是的。」

「帶我去看戲？」

「快去換衣服！……還有，頭髮搽多點刨花水，亂蓬蓬的，像甚麼？我們是大戶人家，走出去，總不能教人在背後訕笑！」

我高興極了，跳呀蹦的走到樓下，一邊換衣，一邊告訴嚙土地，說是太太帶我去看戲。嚙土地不相信，我說太太已經吃飽黑飯。

從周家到天香茶館，最多只有三四百步路；但是，為了表示大戶氣派，照樣要乘坐轎子，寧海縣的轎子都是破破爛爛的，不過，就一般的情形來說，總比步行

好。這些轎子原是給鄉民們上象鼻山玉佛寺進香備的，平時極少有人乘坐，而轎夫們並不以此為專業。

正街上突然出現轎子，當然會引起注意的。周太太雖然難得出門，但是兩旁商店的店員幾乎沒有一個不認識她。

當轎夫們的泥腿子在石子鋪的街道上搬動時，兩旁常有噉噉噉噉的聲音傳來。我知道他們談些甚麼，因此覺得自己的臉上也有光彩。

走進天香茶館，不免又引起一番騷動。大家竊竊私議，簡直把周太太當作了戲子。周太太一點也不感到窘迫，坐在早已定好了的八仙桌邊，一邊嗑瓜子，一邊看戲。

那天晚上，上演的是《梁祝哀史》。

那個故事，噱土地曾經講給我聽過，雖然聽不懂唱詞，倒也看得津津有味。

但是，周太太卻常常嗤鼻冷笑。

周太太說：「這是在叫花班，所有的行頭，都破破爛爛的，難看極了！」

我仔細觀看台上的戲子，發現她們身上穿的行頭的確很髒。

周太太又說：「賽丹桂倒長得很甜。」

我知道賽丹桂是誰。賽丹桂就是飾演祝英台的女主角。周太太說她長得很甜，我倒願意仔細端詳一番。她有一張瓜子臉，眼睛既黑且亮，水汪汪，教人看了，心裏癢孜孜的。

不錯，她的確很甜。

左頰有個酒渦，相當深。笑時渦現，美得令人蝕骨銷魂。周太太向無譽人之癖，尤其是對於女人。但是，她竟在我面前一再稱讚賽丹桂，足見賽丹桂是如何的迷人了。

周太太又說：「如果不是賽丹桂，誰願意出錢走來觀看這種叫花班？」

語音未完，台下又掀起一陣騷動，回頭一看，原來是太老爺周國棟來了。

周太太悄聲對我說：「國棟從小不愛看戲文，一定是給賽丹桂迷上了。」

八

「一定是給賽丹桂迷上了！」

周老爺站在煙榻前面，臉色漲得如同豬肝一般，大聲咆哮，唾沫星子四處亂噴。

周太太用熟練的手勢，將那支甘蔗槍往煙燈上一擱，吵吵吵，鼻孔不斷有煙龍鑽出，弄得滿屋都是煙霧。

周老爺的火氣很大，但是周太太的動作一向都是這樣慢條斯理的。當她抽完一筒煙之後，尖起嘴唇，湊在小茶壺上，嗖的一聲，喝一口新沏的龍井，然後閃閃眼睛，說：

「國棟已經不再是個小孩子了。」

「但是，怎麼可以看中一個女戲子？」

「他也無聊，看看她，也是應該的，不必加以阻止。」

「如果單單看戲，倒也無所謂。」

「怎麼，還有別的事嗎？」

「據店裏的曾賬房說：前天，國棟送了一些香粉衣料給賽丹桂，昨天……」

「昨天怎樣？」

「昨天，他還偷偷地到三江旅店去探望賽丹桂！」

周太太臉色刷地發青，愣了大半天，才直着嗓子埋怨周老爺：

「都是你不好！我早就叫你去找份八字來對對，你總說沒有門當戶對的，現在——現在怎麼辦？」

說着，竟抽抽噎噎地哭泣起來。周老爺是個胳膊上跑得馬的好漢，天塌都不怕，只怕老婆掉眼淚。

「你……你別哭，好不好？」他不耐煩了。

周太太跺腳，用食指點點周老爺的鼻尖，憤恚地：

「我不管，你得想辦法！」

然後身子一側，臉孔板得緊緊的，拿起煙籤，往煙缸裏蘸了一蘸，放在煙燈上，開始燒煙泡。

周老爺歎口氣，下樓去了。

九

第二天，大少爺在書房裏坐了一天。

第三天，大少爺在花園裏待了一天。

第四天，大少爺在床上躺了一天。

我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走去問嚙土地，才知道周老爺不准大少爺到洋貨店去。

到了第五天，大少爺病了。周太太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連忙吩咐嚙土地到保安堂去請郎中。郎中年過七十，據說經驗極好。把過脈後，開了一張方子。周太太問：

「先生，這病可要緊？」

郎中眼珠子骨溜溜地一轉，說：「鬱結不散，肝陽上升，應該多到外邊去走動

走動，散散心。」

聽了這幾句話，周太太又跟周老爺吵架了。周太太說大少爺的病是給老爺關出來的，要老爺今後不准干涉大少爺的行動。

接着，周太太吩咐我去購藥。

當我將藥購好後，回到家裏，才知道大少爺已經出街。

大少爺是個病人，怎麼可以隨便出街？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又過了三天，周老爺怒氣沖沖地上樓去，說是有人看見大少爺跟賽丹桂在城外兜轉子。

周太太聽了，霍然翻身下榻，雙腳直跺，非要周老爺想辦法不可。周老爺靈機一動，說：

「事情到了這種地步，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你有甚麼好主意？」

「我……我不能將他關在家裏，只好派他到上海去辦貨，同時，叫他乘便探望一下國樑！」

周太太又躺到煙榻上去了，吵吵吵，吸了一筒煙之後，說：「好，就這樣辦吧！」

十

大少爺不願意到上海去辦貨，周老爺大發脾氣，在書房一連摔碎兩隻茶杯。周太太聽到聲音，連忙放下手裏的甘蔗槍，由我攙扶，踉踉蹌蹌地走下樓，將大少爺拉到花園，說好說歹，要大少爺到上海去看看自己的兄弟。大少爺是個不願意多開口的人，聽了母親的勸告，不說「是」，也不說「否」，逕自走入臥房，關上門，連晚飯都不吃，睡了。第二天清早，周太太吩咐廚子金福炒兩碗蛋炒飯，又吩咐囑土地到外邊去雇竹轎。大少爺從臥房走出，穿着一襲新縫的藍綢長衫。吃過蛋炒飯，由囑土地將皮箱拎上竹轎。大少爺負氣地對周太太說句「我走了」，周太太連「一路順風」都說不出，抽出手絹，蒙在鼻尖上，只管聳肩啜泣。周老爺見此情形，不由怒往上沖，一邊責怪周太太浪費眼淚，一邊像押運員似的將大少爺押上竹

轎。轎子停在屏門，轎夫們正在吸旱煙。大少爺坐上竹轎，但聞一聲吆喝，四條泥腿子就啪啪啪的，從鋪着方磚的院徑走出大門，轉入正街，直向東門抬去。周太太究竟是個女人，站在大門口，睜大淚眼，望着漸去漸遠的轎子，直到轎子抬出東門後，才被周老爺拖了進來。

這一天，周太太沒有離開過煙榻，邊哭邊吸，連中飯都不吃。到了晚上，周太太的眼睛腫得如同水浸橄欖。周老爺上樓來，邀她到天香茶館去看戲。她搖搖頭，說是這種戲班子沒有甚麼好看。

周老爺聳聳肩，自己走去看戲了。

從這一晚起，周老爺每晚都出街。囑土地說：「老爺上了戲癮。」

但是，我怎樣也不肯相信囑土地的話語。我認為：只有鴉片才會吸上癮，看戲哪裏也會看出癮來的？

囑土地笑笑，不再辯駁。

過了半個月，消息傳來，說是天香茶館的戲班，因為生意清淡，要轉到海門去演唱。